

浮云一别后，流水十年间。
欢笑情如旧，萧疏鬓已斑。

米巫
作品

相思，
是最虐的美味



爱情，
是最毒的佳酿



碧波的浮萍 / 爱上了天空的流云
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口气 / 唉……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云一别后 / 米巫著. — 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
2017.6

ISBN 978-7-5090-1215-4

I. ①浮… II. ①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33748号

书 名: 浮云一别后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4号 (100860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org.cn>
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8456
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09

(010) 83908455

(010) 83908377

(010) 83908423 (邮购)

(010) 83908410 (传真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2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7月第1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090-1215-4

定 价: 3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站在二楼的窗台边，看她从远处走过来。那一刻，男人突然觉得，周围的一切，都变成了荒原。



第 7 章 十 一	第 6 章 秘 密	第 5 章 前 夫	第 4 章 错 误	第 3 章 着 迷	第 2 章 意 外	第 1 章 初 见	序 章
089	075	059	047	034	025	014	001

尾 声 离歌	第 14 章 玉碎	第 13 章 背叛	第 12 章 云南	第 11 章 中毒	第 10 章 三角	第 9 章 肖牧	第 8 章 悲怆
 240	 228	 216	 175	 149	 133	 114	 103

序 章

“因为明天还剩一寸记忆，泪水染红眼睛，所有的过往还灿烂无比，却不可及……”

杨乃文冷静的歌声，在空荡的房间里响起。

天黑了很久，窗外暮色深重。

写字楼二十四层唯一一间办公室里，那遗世而独立的女声，再次响起。

或许是房间太大了，他又关掉了所有的灯。当歌声响起时，歌者的每一个发音，钢琴段落每一个落下的音符，都听得如此分明，就好像唱歌的女人同在这个房间里，而此刻，是开给他一个人的演唱会。

“没等看见年华流失散尽，就变灰烬。你问我发生了什么，无光的夜不动声色……”

他站到落地窗边。

距离他脚趾数百米远的地方，这个城市的夜晚，正如火如荼地盛放着。汽车簇拥着街道，里面载满了奔赴下一个欢腾据点的男男女女。摩天写字楼还有很多亮着灯的房间，对面的豪华酒店更是灯火通明，衣着华丽的客人如潮水一般，涌入金碧辉煌的大堂。

今天是周五晚上。他当然记得。

下午公司的例会上，时近六点，本来还想多说几句的，但看到年轻人脸上按捺不住的雀跃表情，他及时收回了想说的话。他知道，那些像鸟儿一样的年轻人，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待了整整五天的无聊格子间，飞到马路上、餐厅里、电影院里，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。

他羡慕那些年轻人。真的，他羡慕他们还拥有那些闪闪发光的，星期五的晚上。

他在黑暗中掐断了一支烟，摇了摇头，嘲笑自己刚才的想法。

为什么刻意将自己与那些“年轻人”切割？其实，他也不过三十出头而已！

可事实是，任凭窗外的周末夜晚如何五光十色，那些喧嚣都入不了他的耳，更浸不透他的心。他的周五晚上，正如歌里所唱，无光无色。

这落地窗的隔音效果太好了！他能听到的，只有耳畔那孤独的女声：“一霎风雨我爱过你，几度雨停我爱自己。如何结束一身冷清，梦，来了又去。”

唱歌的女人明明克制了感情，歌词里却透着彻头彻尾的孤独。

他刚想点燃另一支烟，电话却响了。手机屏幕上闪动着熟悉的名字，他懒得接。电话响个不停，很显然，对方并不打算在这个周末夜晚放过他。他只好放下烟盒，再次拿起电话。一接通，他就后悔了。电话那头，音乐声震耳欲聋。

“子浮，子浮！你听得到吗？”

果然，是王东那家伙，对着话筒好一通狂喊。陆子浮根本没听清他在喊什么，果断挂了电话。不用听都知道他要说什么。无非是劝他出去玩玩、放松放松之类的屁话。这样的电话，这几年也不知道接了多少个。王东找他十次，他能去一次就不错了。他也知道，这些年，自己生活得太紧绷，作为从小一起长大的死党，东子再清楚不过了。

花天酒地、纸醉金迷，那样的日子，他并非没有试过。没有用的，他试过，并不能如东子所说，真正令他放松下来。

电话还在响，这家伙，还较上劲儿了！他索性关机，把电话塞进包里。

走到电梯间之前，他回过头，顺手关掉天花板上亮着的最后一盏灯。

电梯里明亮如白昼。他调整了一下视觉，才适应了这里的光。轿厢侧面墙上的电

视里，滚动播放着陆氏集团最新产品的广告。那支广告是上个月拍的，刚刚换了代言人，现在这位，是时下国内最红的女明星。

他瞥了一眼广告，女主角穿着夺目的红裙子，在镜头前又唱又跳。那广告他看过几遍，也见过女明星本人，可是很奇怪，他始终不太记得对方长得什么样子。记得第一次经由市场部和广告公司的人介绍，在办公室里见到她的时候，和很多初次见他的女人一样，她化了浓妆，表情很丰富，殷勤得过分，似乎很想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百分之九十的女人见到他都会这样，可她们不知道，结果适得其反：越是想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越是留不下任何印象。这不是那些女人的问题，而是他的问题。

他抬头看了一眼电梯轿厢的天花板，那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他的脸。他看到自己，忍不住皱了皱眉头。

这时电梯门开了。进来的一男一女本来拉着手，一见是他，女孩赶紧挣脱了手，却被他看在眼里。

“陆总……”

那男孩看起来眼熟，陆子浮却想不起他是哪个部门的。

“一起加班？”看到那女孩紧张地抓着单肩皮包的带子，他想得说点什么，缓和一下气氛。毕竟，公司并未禁止办公室恋情。

“吃晚饭了吗？”没等他们回答，他又接着问。

“吃了盒饭，现在再去吃点消夜！”男孩爽快地说，望着陆子浮，笑着。陆子浮看到，女孩用手戳了戳他的手，仿佛怪他多嘴。

电梯门再度打开，一楼到了。一男一女像是松了一口气，匆匆对他说再见，便走出电梯。

他站在电梯里，在门合上之前，目送这对情侣走向大门。他清楚地看到，走出电梯的下一秒，男孩的手重新拉起女孩的，而这一次，女孩并没有拒绝。女孩穿着粉色裙子，而男孩的衬衫是淡蓝的，他们的背影，看起来那么协调。

陆子浮觉得奇怪，只不过是电梯门关闭之前的几秒而已，他们衣服的颜色，以及手指的微小动作，在他把车子开出车库，于街头驰骋许久后，仍在他脑中挥之不去。这些年，眼前晃过那么多女孩和女人，他却从来记不清她们的脸是什么样子，以及她

们穿了什么颜色的裙子。

他在车里叹了口气，觉得胃有点痛，突然想起来，今天还没吃晚饭呢。

车子爬过一道缓坡，D市的夜色在车窗外展开。一转弯，他看到自家的白色屋顶，刚想停车，却发现暮色中，大门外停着一台黑色汽车。

他心里咯噔一下，冲着大门，吹了一声口哨。没等多久，门开了，老李偷偷摸摸从里面钻出来，急匆匆地，朝他走过来。

“是我妈？”陆子浮探出头来。

“是啊，老太太一直在等您！打您电话也关机！”老李一脸焦急。

“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？”其实不用问，他也心知肚明。

“也没什么事情，就说是好多天没见到您了，要过来看看您。”老李一边说，一边拿眼睛瞟着他。

“她就是为了看我一眼才等到现在？”他迅速打断了老李，“快说，到底什么事情？”

“还有，还有——”老李支支吾吾的：“说是有一个姑娘，要介绍……”

“好了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”他朝老李挥了挥手，准备再次发动引擎。

“您不进屋了？”老李慌了。

“你跟我妈说，公司有事情，我今天不回来了，叫她别等了，赶紧回去！”驾车离开的时候，他从车窗里探出头，对着老李大喊。

他的车子很快消失在弯道尽头，只留下老李呆呆地立在那里，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。有家也不能回，在城市的街巷里转了好几圈，无聊和寂寞如荒草般滋生。终于，还是给东子打了个电话。一听他要去，那家伙在电话那头，雀跃不止。

“赶紧过来吧，今晚节目很丰富，你来就对了！”他大笑，隔着电话，陆子浮仿佛都能闻到对方嘴里的酒味儿。

“地址发给我。”他冷冷地说。

“好好好，马上就发。不过，这地儿不太好找，你慢慢找吧，我们这儿，好戏才开始呢！”

短信很快就发过来了，陆子浮看了一眼，是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地方。不过就算这

地儿真如东子所说，是城中最新最热门的所在，也肯定不在陆子浮的认知范围。

有多久没去过酒吧了？快两年了吧！

他有点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身体。导航仪里的女声机械地提醒他下一个路口有拍照设备。他看了一眼窗外，高楼消失了，车子已经驶离市区，在这陌生的城市边缘，不再有璀璨的灯光，只有路边楼宇零星透出的光。

车子又开了一段，导航仪提示，他要找的那家名为Touch的酒吧就在这里。难以置信，他把车子靠边停下，车窗外，是一片看起来荒废已久的厂房。

他无奈地拿出手机。电话还没拨通，忽听得车窗轰隆作响，依稀晃动着人影。他只好放下手机，打开车窗。

是一个穿着黑色紧身连衣裙的年轻女孩，手里拎着一双高跟鞋。她把脸凑过来说话的时候，借着仪表盘的光，陆子浮看到，她光洁的脖子上，两块锁骨之间，有一颗剔透的水晶。那根串着水晶的带子极细，看起来，竟像是长在两块锁骨之间，有一种奇特的美感。

“你是去Touch吗？”

陆子浮的注意力全在女孩的脖子上，只恍惚听到她说了“Touch”。

见他没反应，女孩又凑近了一些，重复了刚才的问话。

“哦，是的，你也去那里？知道怎么走吗？”

女孩点点头，挥了挥手里的高跟鞋。

陆子浮这才发现，一只鞋的鞋跟断掉了。

“我可以上车吗？”她把手肘搁在车窗边缘，歪着头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好像跟他并非初见，已经认识很久的样子。

见他并未拒绝，她便一跳一跳地走到副驾驶座，打开车门，大大方方地坐了进去。他摇了摇头。而她已经弯下腰，开始揉脚了。

“你第一次来？”女孩先说话。

“嗯。”陆子浮觉察到她的脸望向自己，可他并未转过头迎接她的目光，“你呢？经常来？”

“偶尔吧，今天是来找朋友的。”她爽快地回答。

车子在这片气氛诡异的废弃厂房区穿行，要不是这个半路捎上的女孩，他恐怕很难找到酒吧所在的鬼地方！

酒吧在一座建筑里，外观与其他旧厂房无异。东子站在门口，冲陆子浮挥着手。他把车子靠边停下，从车里出来的时候，穿着黑裙子的女孩也一起钻了出来，手里还拎着那双鞋。

“行啊你，交女朋友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”东子的目光只从陆子浮脸上滑了一下，那女孩一出来，他的兴趣点很快就转移了。

“别瞎说！”陆子浮猛拍了一下他的肩膀。

“谢谢你啊！”女孩并不理会东子的玩笑，晃了晃手里的鞋子，歪着头，看着陆子浮。

“什么情况啊，你们这是？”东子越发有兴味了。

“行了，进去吧。”陆子浮把东子往里面推。

“等——等一下！”女孩从后面追上他们，在背后大喊：“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吗？”

两人同时回头，陆子浮满脸惊讶。而她，依然那副满不在乎的表情，好像她的请求一点也不突兀，是顺理成章的，甚至都不能算是一个请求，而是理所应当被满足的要求。

“为什么？”陆子浮张口就问。

话没说完，就被东子狠狠地撞了一下，尔后挤眉弄眼，一副对情况了然于胸又责怪陆子浮不解风情的样子。

“欢迎欢迎！”东子的脸已经拧成了一朵花。

“你不是要找朋友的吗？”陆子浮本能想要拒绝，就像他面对所有异性的主动进攻时的反应。

看到他的人，或是看到他开的车，便迫不及待要认识他，用尽一切手段想接近他——这样的女孩，陆子浮见得实在太多了。何况，眼前这女孩还是大半夜一个人往夜店跑的那种。

“我——我突然改变主意了！”她依旧说得理直气壮。

尽管这个理由很牵强，但不巧碰上了和稀泥的王东，最终她还是达到目的，尾随陆子浮，进到酒吧里面。

酒吧是旧厂房改建的，比一般的酒吧大很多，一楼是吧台和舞池，舞池里人声鼎沸，在外面根本看不出来。临近午夜，在这个远离市区的地方，依然聚集着这么多欢闹的男男女女。他们仨经过的时候，舞池正中台子上穿得像玛丽莲·梦露的女人刚好跑到钢管上方，风骚地撩了一下裙子，下面的围观人群，爆发出一阵阵惊呼。

陆子浮摇了摇头。若非东子在后面推了他一把，他恨不得现在就打道回府。

太久没来夜店了，感觉不是新奇，而是生疏。难道自己真的老了？对这种年轻人扎堆的地方，已经产生了心理上的不适感？他回头看了一眼舞池里扭动身体的人群，下意识地用手掐了掐太阳穴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说话的是那女孩。

“哦，没事。我们上去吧！”他赶紧指了指楼上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踏上那段刷得漆黑的楼梯。铁质楼梯被他踩得轰轰作响。

楼上是各色包间，如果说楼下的装修还算正常，这里就有点用力过度、奢华过度了，无论是暗金色墙纸，还是价值不菲的吊灯和沙发，房间内处处透着醉生梦死的金钱味道。桌子上散落着或空或满的酒瓶，沙发上已经坐了好几个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女孩。陆子浮浏览了一遍，果然，她们千篇一律的脸和过短的裙子，都很符合东子的口味。

陆子浮的出现在女孩中引发了不小的轰动，有的人开始按捺不住，只是看到他身边还带着一个“女伴”，才算有所收敛。

“女伴”在他身边坐了下来，鞋子被扔在地板上，她自己踮着脚尖。陆子浮靠在沙发上，叹了一口气，越发觉得今天晚上来这里，就是个错误。

“东子，这位帅哥是？给我们介绍一下啊！”坐在东子旁边的女孩还是忍不住发问。

“来来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”东子从沙发上一跃而起，站到陆子浮旁边，按住他的肩膀，“这位是我朋友，陆子浮，他是……”东子正要脱口而出，陆子浮猛地咳嗽了一下，他马上会意改口道：“做生意的，嘿嘿，做生意的。”

对面的女士们应声点头。

“做生意的？”没穿鞋的那个女孩突然一声大喊：“你不是陆氏集团总裁陆子浮吗？”

四下皆惊。

“你——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看着东子被吓到的样子，陆子浮忍不住想笑。

“这里谁不知道啊？对不对？”女孩站起来，拿起桌上一只红色的啤酒罐，脸上依旧是那副理直气壮的表情：“这啤酒不就是你们家的吗？”

她说得没错，那红色易拉罐里装的，正是集团前年夏天收购的一家啤酒厂的产品。

陆子浮未作声，他简直怀疑这女孩刚才和他是不是真的偶遇。其他人也没搭腔，房间里一阵尴尬的沉默。

“好啦，来来来，陆总，来认识一下各位美女们吧！”东子适时跳出来缓和气氛，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拍了拍坐得离陆子浮最近的女孩的肩膀。

那女孩脸很白，下巴很尖，鞋跟很高。

“这位是Selina，演员，冉冉升起的新星。最近特火的那部电影，叫什么来着，票房特好的，她在里面演了个重要角色。”

女演员在东子耳边嘀咕了一下，东子忙不迭地点头，“对对对，《烈战》，那电影叫《烈战》，讲金三角缉毒的，你们看过没有？”

陆子浮一脸茫然。

女明星撇了撇嘴，脸上掩饰不住的尴尬。

“啊！我想起来了！”又是刚才冷不丁跳出来爆料的那位姑娘，她一拍大腿，恍然大悟道：“那片子我看过！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对面两人眼睛都亮了。

“我记得你啊，你演的就是，就是——”她歪着脑袋，好像还在费劲想着，把那俩人急得不行。

“就是毒枭的情妇啊。”她终于想起来了，“总共有三场戏吧，第一场和毒枭一

起吃饭，第二场一起睡觉，第三场你为了保护他，被警察打死了。”

她记得清楚，说得也爽快，只见Selina瞪大了眼睛，下巴左右移动着，想说什么，又说不出口，急得额头上都快冒汗了。

陆子浮突然很想笑，便拿起桌上一瓶未开的矿泉水，咕噜咕噜喝了一大口。

房间里明明开着冷气，陆子浮却感觉憋闷，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。

“你不常来夜店吗？”冒失姑娘已经把双腿曲着，蜷在沙发上。没等他回答，她又接着说：“你现在是不是很想走啊？”

她说得对，陆子浮的确想撤，可是找不到合适的理由，而且，在家里守着的那位苦主儿，还不知道这会儿撤了没有呢。

“那你呢，你经常来这里？”陆子浮转头看着她，随口问了一句。

天花板上的顶灯刚好照到她的脖子，锁骨之间的那粒水晶，折射出耀眼的光芒。

一听他这么问，她突然坐直了身子，两只手撑在膝盖上，一脸严肃。

“你是不是觉得我是那种天天泡夜店，等着找有钱人的女孩？”言辞中，她竟有几分怒意，而那皱着眉头一本正经的样子，也透着一股子可爱劲儿。

陆子浮竟不知该如何作答。女孩他遇过那么多，可这种单刀直入的，还是头一个。

他默不作声，又喝了一口水，靠在沙发上，双手抱在胸前，看着她。这才发现，她不知在什么时候把头发扎了起来，马尾扎得高高的，露出光洁的脖子。

“那你呢？你干吗跟着我？你不是要去找朋友的吗？”陆子浮盯着她的眼睛，一字一句，说得一点也不含糊。

“因为我看上你了啊！”她压根没打算逃避他逼视的目光。

这算是表白吗？出自一个认识未超过一小时的女孩之口，听起来如此荒诞。而她却说得掷地有声，就好像真有其事。

“看上我什么了？”陆子浮倒想知道，是看上他的名字，还是他的车？

“我——”那股理直气壮的劲头竟然瞬间从她身上消失了。她垂下头，欲言又止。

她这样子倒真叫陆子浮有些迷惑了。这从天而降的女孩到底想干吗？她要不就是太会演戏，要不就是太敢说真话，无论属于哪一类，对陆子浮而言，都是极少遇到的那一类。这些年里，他遇到最多的，是特别擅长“半说真话半演戏”的那种。

“我说了你可能不太相信……”她支支吾吾的，一边说，一边紧张地拿手搓着沙发的皮面。

“你说吧，我听着呢！”陆子浮半是认真，半是玩笑。

“嗯——其实也很简单。”她双手交叉，搁在膝盖上，“就是刚才遇到你之前，我坐地铁来这里，本来是要找一个朋友的。就快走到酒吧了，突然鞋跟断了，这里来往的人少，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？突然，看到你的车子停下了……”

她这架势，像是要讲一个很长的故事。

“然后我去敲你的车窗，你就把窗子摇了下来。我看到你正准备打电话，看到我之后，你把电话放了下来……”

“所以呢？”陆子浮实在听不出这流水账一般的复述里有何特别之处。

“呃——”她清了清喉咙，好像快要说到重点了，“虽然这么说有点突兀，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——我——我——”居然结巴了。

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她忽然变了个人似的，倒叫陆子浮摸不着头脑。

“我想说，第一眼看到你，看到你坐在车里的样子，你放下手机，望着我，你的表情是那种，酷酷的，”她一边说，一边模仿着陆子浮当时的样子，“几乎可以说是没什么表情吧，但是，但是你长得实在太好看了，既好看，又很冷漠，好像跟人有一种，天生的距离感。我当时是什么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看到你的第一眼，我的心脏，就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。”她猛地锤了两下自己的左胸：“真的，不骗你。你那个样子，就好像骑在马上的英俊的骑士，明明很耀眼，又好像很漫不经心、玩世不恭。当然，你是开车的，不是骑马的。”

陆子浮觉得她越说越离谱，她当这是写言情小说吗？

她全然不顾陆子浮不可思议的表情，开始滔滔不绝：“然后，我鼓起勇气问你是不是也去Touch，我在心里狂喊：一定要说是啊，一定要说是啊。结果，老天眷顾我，你真的是来这里的！”

“还有，我必须声明一点！”她举起了一只胳膊，像是在课堂上回答问题的小学生，“在你的朋友说出你的名字之前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是陆子浮。”

陆子浮颇有深意地看了她一眼。也许他的眼睛在说“我可不相信你的鬼话”，于是小姑娘“诡辩”得更欢了：“是真的，一开始我不知道你是谁，后来你上楼的时候不是站在那里停了一下，当时我看你的侧脸，突然觉得有点面熟，进来之后你朋友说了你的名字，我才突然想起来。我肯定是在杂志或者电视上看过你的访问的啊！”

“说什么呢？你指我干吗？”看到她在这头夸张的表情，东子也好奇地凑了过来。

“没什么。”陆子浮一口气喝光了塑料瓶里剩下的水。

“我对他说，我喜欢他啊！”小姑娘往沙发上一靠，语气十分幽怨。

陆子浮含在嘴里的一口水差点喷出来。

“什么？”这下东子来劲了，“哎！我刚才就想问了，你这小姑娘，这么敢说话！你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啊？真的是他路上捡的？”

“对啊，是他路上捡的。”她撅起嘴巴，对东子说：“我鞋子坏了，他骑着马来救了我。现在我对他说喜欢他，他不但不相信我，还怀疑我，讨厌我！”

好一通胡言乱语，把身经百战的东子也给搅糊涂了。他喝了一大口啤酒，定了定神，看看陆子浮，又看看她。

“行啦，你扯得我头都晕了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！你几岁了？九零后吧？”东子扭头看着小姑娘。

“九零后怎么啦？我都二十二啦！”她特意加重了“二十二”这三个字，好像极力要证明自己已经很成熟。

“二十二？好啊，他，就他！”东子指了指对面按兵不动的陆子浮，“你别看他长得比我年轻，我告诉你，他跟我一样大，今年三十二了，比你大十岁。”

“大十岁怎么啦？”

那两个人还在你一言我一语，陆子浮在旁边不作声，心里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
二十二和三十二，大十岁，这熟悉的年龄差，仿佛在瞬间，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最隐秘的部分。